潛谷先生碑銘 全
墓誌
行狀

潛谷先生神道碑銘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李景奭 撰
男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成
均館事佐明謹書并篆

有明朝鮮國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世子師 贈謚文貞金公神道碑
銘并序

孝宗大王即位之九年戊戌九月四日原任領
議政金公易簀于會賢洞正寢春秋七十有九
余爲撰易名之狀公之孫又屬以隧碑之刻容
戚而辭懇終不敢以不才辭謹按其狀序而銘
之公諱堉字伯厚號潛谷金出新羅羅季王子
避住于清風其後仍爲郡人自麗比我 朝世
有衣冠高祖諱湜以學行名魁薦科累官至成
均館大司成與趙靜菴爲道義交禍于己卯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德秀屏處而終 贈吏曹
判書祖諱棐宰三邑著政聲卒官軍資監判官

贈議政府左賛成考諱興宇弱冠中司馬兩
試業于牛栗兩先生之門薦授齋郎不就蚤世
贈議政府領議政配漢陽趙氏 贈貞敬夫
人縣監希孟之女生公于萬曆庚辰幼甚聰頴
五歲受書輙能誦甫過齔從賛成公于江東東
閣適值曹公好益遷居公師之恒刻苦整飭不
好戲侍議政公于廬居閒雞而興兀然孜孜雖
當壬辰之難避地山谷袖不去書文辭蔚然有
致牛溪先生大賛之甲午議政公疾革謂公曰
汝能樹立地下吾猶喜也公早孤且丁兵荒奉

大夫人播流湖甸貧窶以為養繼祖母金氏留海西公嘗徒步往省外除未幾哭繼祖母庚子又哭大夫人奉遷議政公之墓于先山而合葬焉躬負土襄事徒行哀毁鄉里莫不感歎卒喪毁久未復乙巳始中司馬冠科試名益彰館學請從祀五賢輒推公為首文出公手多鄭仁弘肆詆晦退兩先生公為掌議與多士削仁弘儒籍光海怒錮其首公將自當會有大臣言事寢公見時事日非大歸加平躬耕潛谷因以自號作詩文以見志十年而為癸亥 改玉初舉遺

遂拜金吾郎甲子春适賊叛 大駕南幸犇覲
行在引見超叙監陰城縣疏陳宿弊其歸以
民安則國安為要優奬之閔雨禱而雨均溝塍
以正經界嘗魁增廣初試是年秋中會闈高等
又魁 殿試十月徵以正言民樹頌德碑自是
冬至乙丑丙寅以典籍遷歷兵曹佐郎持平司
書文學兵曹正郎知製 教兼彌牌廳郎直講
獻納而春坊薇垣栢府則暫遆旋拜者數糾逖
敢言勳戚憚之爭臺官之被譴寛校生之急汰
譚者多之丁卯春拜文學時西警甚急公請罷

弭牌以鎮民從 世子南既而陪入江都移兵
曹夏還都爲持平直講李公弘胄儐胡太監辟
公從事諳西事甚熟疏奏民情之向背城守之
險易數百千言又爲體府金相瑬所辟視師南
徼請分嶺南三路以便節度爲圖上之戊辰爲
修撰校理獻納秋拜吏曹佐郞陞正郞己巳辭
遆旋授是時金世濂有銓望而郞議矛盾公欲
調停反遭下理坐黜歸楊根以講官勞 賜臯
比買田構數椽蕭然自適壬申叙拜修撰校理
還吏曹陞應教 仁穆王后薨爲 山陵都廳

歷檢詳舍人輔德應教改司諫用 山陵勞進
階拜軍職仍知製 教癸酉以兵曹叅知移同
副承旨轉右副適出安邊府使勸學勵兵蕩逋
租養高年以治最 聞賜表裏丙子官滿差賀
至使衆憚海役而夷然就途八月泊南汛口時
清兵已薄 皇都都督陳洪範擁兵關外公移
書激以大義洪範憖其軍十一月趍京海宇震
蕩公獨趍聘禮部尚書姜逢元勞問節日俱許
叅禮異數也丁丑二月竣事還例有宴禮公以
喪 國毋辭焉又辭其折銀閒 本國被兵東

向痛哭華人感涕前後呈文閣部者十數爲白
我國之情 帝嘉本朝之誠閔其力詘優加
賞賚勑兵部以兵二千護出于海道拜兵曹叅
議復命辭遆由禮曹入銀臺見 上教有不
平封還已而辭遆戊寅拜判決事移禮曹兼槐
院副提調乞免而引匪風之語辭甚悲惋無何
觀察湖西亂後歲惡民益困志切均役通計道
內田案量收米布以爲凡百需用上供及留儲
視前有裕而賦役太半省焉名曰大同䟽請行
之爲朝議所格己卯秩滿拜西樞改承旨庚辰

遼爲刑曹兼大司成由兵曹還承旨者凡五後復數遷銀臺玉堂諫垣騎省地部癸未春在玉堂因灾異之重劄陳修德之要言甚剴切夏又爲右承旨無何　特授右尹陞嘉善遷副提學都承旨秋選爲元孫輔養官提舉書雲冬十月拜兵曹叅判兼右副賓客十二月陪元孫入瀋甲申春燕京陷秋奉元孫而東沿路省弊　上稱以長者以小宗伯爲祭酒　特加嘉義辭免拜吏曹叅判兼摠管備局宣惠之任冬擢判刑曹兼右賓客乙酉清使護　昭顯世子出使公

儐西來首譯悼其簡 昭顯享監封墓撰哀册
賜廐馬累遷右參贊大司憲禮曹判書兼内
局提調遆禮曹復拜右賓客丙戌春 上因論
姜氏罪 下嚴旨于賓廳公隨大臣胥 命闕
門外 上益怒遆公職及内局提調奉使之燕
明年留守松都政先誘掖教訓多士重新學宮
之兩廡釋菜必躬即圃隱殉節地立成仁碑刊
布魯論正文孝忠全經優老彰善羣情咸悅及
歸有攀轅之慕己丑入耆老社夏五月 仁祖
禮陟公權判禮曹造次措辦禮無欠鈌進拜右

議政辭未獲出又屢辭　敎諭不許冬焚黃于
先塋仍留庚寅春乞致仕連上八䟽再　遣承
旨諭以予之視卿如砥柱卿之求退如急流公
辭曰捨一介老病之臣成　聖朝退讓之風豈
非美事乃　許遆不許退拜領中樞奉　命再
赴燕旣還卽出平丘乞骸益懇又上章陳弭灾
之道末言漢以地震而釋勝覇今當天變而罷
諸臣時相臣儒臣有被譴者故云辛卯春淸四
使出是時領相李敬輿因嘖言去位公代之兼
訓鍊軍資都提調固辭　召命繼降遂入城接

清使秋乞遞　不許清使又至彊出以應冬有
原任爲首相公以次拜左揆癸巳夏兼内局都
提調　上以不豫退輒宿朝堂復常始歸家冬
兼　世子傅甲午進首台旋解乙未復拜辭遞
三爲上相終免而後已以領敦寧府事乞退益
力而未遂焉其摠裁　仁祖實録追修　宣廟
朝史從　親禱　社雨監　祔廟冊禮暨　侍
藥院皆蒙鞍馬之　賜公嘗以安民須先大同
及大拜申陳必行之意揣摩研究書進備悉
命行之湖西湖民歡忭相與建穹碑以頌之方

其議也訾謗橫起山立不動終底于成君子謂法固良矣誠似公難矣且請行於湖南入告眷眷退而寢疾乃上遺劄勉以典學保民而復致意於湖南大同語甚切蓋臨沒而誠益篤也訃聞震悼輟朝三日 贈謚有加承旨 賜弔禮郎致祭 王世子遣宮官弔祭官庀襄事諸書院儒生相繼來哭湖民尤悲哀十一月葬于楊州先山金村里巽向之原 賜謚文貞公資性剛勁操履端確燕居危坐終日不懈少喜劇飲一聞先公之戒惕然悔改非有 宣賜不復飲

晨必禮廟奉寡姑友弱弟敬愛備至屛遠聲色
食無兼味修睦親契並讌中表爲外遠祖趙良
節公翊祠宇撫曹公好益孤久而不衰白 上竪
李統制舜臣神道碑于其墓自銘之幼時讀書
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深
有所感發窮居亦思濟世爲學必務知行立朝
以來有懷輒達或抗章或造膝傾倒底蘊雖被
峻 旨無所撓詘如安興之築城束伍之給保
御營軍之遞上營將之别設慮其擾民並請停
罷欽敬閣故基將造萬壽殿極諫其不可言雖

未能盡行 上嘉其忠鯁恐朝著之不靖則李
時楷以諫長被斥陳母子之相離則朴長遠自
北塞而移配金弘郁因論姜獄陷大何白其可
原具綾川仁廑繼達而抵罷公乞同罪不得則
力辭解職行錢用車皆所建請而未得施常以
爲慨射法變舊則亦嘗憂之而力達焉 上追
念其赤心臨筵歎曰安得堅確不撓如金領敦
寧者乎晩家終南下堂曰拱極亭曰傴僂以寓
意前卒之一月大星隕日者預爲公憂病欲見
客必冠臨卒精神不變其素定如此在湖西判

救荒撮要辟瘟方請分布諸道鋟已卯八賢傳
及黨籍內外世譜嗜書博涉雖在銀臺夙夜之
暇輒親緗素旁通地志兵略卜筮之方嘗論西
洋曆法上泝歷代改曆源流如指掌年逾耆艾
程課不輟好著書入燕有感慨錄集杜詩又著
皇明紀略類苑叢寶種德新編海東名臣錄已
卯錄松都志一卷行于世攷事增刪潛谷筆譚
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貞敬夫人坡平尹氏高麗
三韓功臣莘達之後成均進士　贈吏曹叅議
諱汲之女天性婉淑少通內訓小學大義二十

歸公公有姑與兩妹事之如尊章愛之如同氣
手執女紅資昏嫁供祀事撥匱爲備不令公憂
身不衣錦貴而無變及抱未亡之痛溢米絶不
御禁中旁側人以　內命來欲其少回見哀號
不忍發口已亥二月二十日卒壽七十五四月
一日祔公墓生二男四女男長佐明重擢文科
今判兵部季佑明　國舅封淸風府院君領敦
寧府事女適金崇文士人黃道明僉正徐元履
咸鏡監司尹鎡監役判書一男錫胄魁文科典
籍一女適趙顯期生貟府院君四男二女男長

萬冑夭次錫翼錫衍錫達皆幼元女即 王妃
殿下次幼金崇文無男三女長適士人柳澂次
監察李尚淵季執義吳斗寅無子子萬紀者柳
生後也餘幼者監察出也一男曰鼎周者執義
出也男女各二曰鎰曰鏶長適福昌君楨季士
人李部者僉正出也曰文重者監司繼子也四
男四女曰商隣曰商賓曰商紳長適士人鄭啓
周餘幼者監役出也噫生而爲士苟有志者孰
不欲得君而濟世顧得其時難矣得其時能達
務難矣公早爲讀書之善士晩爲澤民之賢相

遭逢兩朝終始一誠若公雖方諸古人無所愧焉嗚呼今不可復見矣銘曰

窮而固窮若將終焉　達爲達尊澤我顛連
惟事可言公則吐之　惟衮有闕公則補之
邦本期固衆訾難惑　擬霈甘霖遍霑邦國
惟湖一路如熱先濯　有口皆碑有碑皆仰
將及于南赤子均養　公徑長逝民失其怙
後乃志成並歸摩撫　推公之績由　聖明主
聖陟賢亡天何茫茫　配有貞淑萬福之原
玉樹齊芳蘭蓀並蕃　佳氣盈門　王妃是孫

公歿而寧夫人從之　嗚呼公墓我銘于碑

潛谷先生神道碑銘終

潛谷先生墓誌銘

正憲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趙絅 撰

歲著雍閹茂之九月四日戊戌原任議政府領議政潛谷金公卒于終南下寓舍之正寢訃聞 上悼憫輟朝三日 遣代言 賜吊又遣禮郎文以祭之 王世子遣宮官諭祭哀榮之典摯矣及治窆有司奉 命供葬事用其冬十一月庚子葬于楊州治東金村里巽向之原

從先兆也太常議謚曰於法勤學好問曰文淸白守節曰貞宜　贈文貞　教曰可粤明年二月辛巳貞敬夫人尹氏仍哭泣成疾而卒旣殯嗣子叅判佐明氏與其弟正佑明謀曰先考之葬也宜有幽堂之銘以先妣之疾革也而急於速虞而反而操藥不遑它爲今不幸又遭先妣之喪日月有時盡於祔也而備前喪之未備禮者遂撰次公行狀細大無漏失哭拜授使者北走春糧外靑城山下告漢陽趙絅曰先人之友唯執事在敢以是累執事不佞方伏枕吐藥而

起與之爲禮垂涕而辭曰吾尚忍銘吾友哉去
秋公閒不佞入城即枉委巷牽率不佞於公第
修洛社故事接軟語叙離闊諸公咸以匙箸不
慫持履蹻健歸之公公亦不讓豈知轉頭之頃
交臂而失相公耶人事之不可恃如是與吾尚
忍銘吾友也况吾齒迫八斁精力已銷亡矣其
何能噓起已焚之筆硯形容大君子懿勳萬一
恐孤幽明之託也使人曰雖然不得執事筆無
以掩諸幽棘人之摯意也不佞於是屢辭不獲
則起而稱曰公之羣行灼灼難一二數莫若舉

其大者則小者如網之在綱裘之從領玆可以驗相業之終始矣公自幼有大志十二時讀小學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惕然有動於心因自思曰非必一命之士爲然人固當有是心若濟人尉一命以上事也此何異文寛夫之灌毬司馬君實之擊甕哉公之經濟之志固自有天得者存奚假外慕其爲陰城縣監也不以官庫爲嬴剔祛一縣之病民害民者惟日不足遂上䟽曰固國之道安民爲本民安則國亦安矣願殿下推一縣之弊以及八

道爲其后爲忠淸監司也上疏請行大同其法計田結較　上供度官用賦之不齊者齊之役之不平者平之不均者均之損益調劑咸歸大同舊額自在也　上下備局議而行之該部持之以爲難公慨然曰大同旣不行吾徒任宣化無以救民吾其歸與及拜議政也上劄請行大同則規模愈密而言愈切矣　上引見公論大同利害移日定爲先行湖西使公磨鍊節目公退而揣摩十日而畢爲二冊上之後又上劄曰臣誠固陋素昧奇謀異策惟以書之懷保小民

詩之哀此惸獨論語之節用愛民孟子之不如人和中庸之子庶民大學之得衆得國竊以爲萬世當行之道噫於此見公學之正而宅心之仁也其所謂均役安民者皆原於其學中來哉孟軻氏七篇中章句非不多有不言仁政者乎公之立朝三十餘年疏劄幾千萬言而無言不及均役安民則公可謂善學孟子者也以公之忠之盛志之篤持此說不舍至白首登台鼎而后乃有所施豈非得君難而遇其時亦難與方
朝廷議行大同也異議鵲起上自重臣下至

臺官如安邦俊者至以誤國斥公公不爲動
上察公無他趣該部有司先行大同於湖西盖
湖西賦役之不平其来久也而一朝得平五十
四邑之民無不吽謹相賀前日之言不便者今
反合口稱嬍政信乎金城之奏初是之者什二
三而最后什九也公姓金諱堉字伯厚潜谷其
號也清風之金新羅王者之后也當麗朝官侍
中者曰大猷自是十餘代冠冕不絶至大司成
諱湜經術懿行爲世矜式與趙静菴先生同離
己卯禍生諱德秀於公爲曾大父不應薦剡訓

誨後生戶外之屨常滿號順真子生諱棐於公
爲大父仕爲軍資判官歷典三邑皆有去後思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生諱興宇公之
皇考也二十二成乙酉進士質疑於李文成成
文簡公門同學者皆出其下甲午薦齋郎病不
就而卒蚤夭人皆惜之　贈議政府領議政娶
趙希孟之女即靜菴先生姪孫　贈貞敬夫人
以公貴貤　恩先世也公於萬曆庚辰生於漢
城之麻浦第五歲知讀書九歲從贊成公于江
東就芝山曹公學坐立有常處伊吾不已芝山

獨視偉之十一歲遭王父喪持服執奠如成人
擬陶靖節五柳先生傳作六松處士傳議政公
視其文詞大奇之后日執手成書之託由是云
公旣喪議政公則轉困窮甚流離蓬轉客無所
之丙申制除間一年遭承重祖妣喪又間一年
太夫人歿前後衰絰者七八載使恒人當之即
不毁滅即死翳桑下公猶不以大難大侵欿其
氣力身親負土以完父母卒事見者以爲不獨
孝感神明稟賦固異夫人甲辰始有室乙巳陞
上庠又魁館試華問彌大太學䟽請五賢從祀

多士推公爲首文多公筆辛亥恠鬼鄭仁弘螫晦退兩先生時公爲掌議主削仁弘儒籍光海大怒令錮首議儒大臣爭之强事得已甲寅冬唫此門雨雪詩隱于嘉平之潛谷帶經而鋤以自給蓋頭把茅安之若厦屋作老孤羸羌篇以刺柄奸癸亥 仁祖大王靖 宗祊公用薦拜金吾郎俄以事罷冬增廣初試居首甲子逆适無天公犇問至水原 上引見慰諭至天安特拜陰城縣監秋 殿對爲第一冬拜正言明年遷騎曹員外兼春秋記事官與修光海實錄

儀遷持平改正言司書承 命試士湖左歷文
學持平遷騎曹正郎知製 教丙寅還持平由
直講遷正言獻納時有雹蝗灾進言劾元舅具
宏移文學冬還持平丁卯虜寇我西連陷義安
國人咸以爲號牌召戎平壤之民至掛牌於城
堞而走公以文學同不佞請罷號牌鎮民心仍
從分朝完山久之承 令問 寢大朝只驅一
傳蹩蹩往來行路稱其簡四月遷騎省郎隨
駕還都胡良輔接伴使李弘胄辟公從事公患
昔留平壤數月盡得西民之情僞城池要害與

夫兵農之利害將帥之才鄙敵人之形勢及還
朝上八條䟽䟽凡數千言皆鑿鑿中端其末
賑饑民　下罪已事有味乎其言之也　上下
備局議大臣嫌其越俎而置之異日　上謂左
右曰金某之言誠有理及經丙子變論者咸曰
如用金某之策安有今日之大崩㧾都體察使
金相瑬又辟公從事閱湖西嶺南兵畫分嶺南
上中下三路策即常山陣蛇法也體相稱善而
不能用是歲往來修撰校理者累又轉獻納八
月拜選曹負外無何陞正郎已已昇平相進言

曰銓官以釁言拄金世濂銓朋比也 上震怒
命拿勘主議郎公遂對吏其實公息世濂謗
也翌日被紲僦居楊根之瀟川書史自娛無幾
徼僇人色壬申叙復原官俄陞應教轉議政府
檢詳舍人拜侍講院輔德還應教改司諫冬用
仁穆王后山陵時都廳勞陞緋癸酉由祭知
入銀臺爲同副右副須之以體府薦拜安邊府
使至則用功令厲儒生嚴軍令較武才才歲餘
絃誦起而挽彊者出矣其它宿弊盡祛惠民之
政尤著道臣以最聞 上賜表裏秩滿附西差

冬至使丙子六月也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
陛辭奉表而行七月起柁石多山爲文祭海神
八月泊南汛口見陳都督洪範時金兵踰白馬
薄　皇都關外寧錦之目未乾洪範裹粮坐甲
而已無意出師公爲文遺洪範劈畫奇正激以
大義都督稱歎不已十月始到寧遠見軍門兵
部侍郎方一藻呈文請貿硝黃至　皇都禮部
尚書姜逢元來玉河館慰藉良至見　朝禮訖
冬至　聖節正朝千秋叅班俱如儀外國使臣
曾未有叅班正賀者也而公獨蒙　特允異數

也夫以外國陪臣藏幣 天子之庭揖讓周旋
之不失其度幸矣况文能取勝不假譯舌立白
吾 君尊周大義雖中虜國斃不足爲恥者有
如公者乎始公因兵部題奏聞虜刦我城下盟
率一行出館門外東向痛哭提督主事嘖嘖不
已 帝命趣叅將領兵二千護送公於是行前
後呈文者十數無一語不惻怛至誠故華人無
不聳聽動心都督監軍至以玉帶文錦奉謝
國王云丁丑六月復 命 上引見文政殿公
以陳都督别帖進 上覽之流涕者良久公於

是請急遞兵議旋拜禮議又遷同副左副公自
朝 天廻朝廷才公之為萬于昔者而 上亦
嘉公之忠八九年間遷官十有二三超授至三
公當大亂之後憫國勢之削弱也生民之塗炭
也灾異之屢警也飢饉之荐臻也刑賞之失中
也貪墨之成風也遇事直陳言無不盡提調槐
院時辭疏人所難言者甲申拜副提學劄論宮
人咀呪者宜付 王獄正其罪俄拜知申事極
言燔鍼不可施 王體八月拜元孫輔養官冬
奉元孫入瀋留瀋閱燕京陷作哀江南賦以寓

匪風意　昭顯世子嘗欲治僕御之辠公諫
世子即止仍進曰　皇朝事慘矣臣頃歲奉使
目見貪侈成風不亡何待願　邸下以此爲殷
鑑焉公奉元孫到松京中使金仁来口宣　上
教曰聞元孫還無毫末敝事長者所爲異於他
人子甚嘉之十一月拜刑判辭之甚　上不許
奬荅乙酉清使護　昭顯世子行来公出儐命
守不悅曰此老爲儐吾失所圖矣四月差　昭
顯世子墓所提調撰哀冊文以進　賜廐馬假
拜右參贊改大憲轉大宗伯兼内局提調丙戌

二月 上命招三事六卿議姜罪律領相金壍
與諸宰三 啓陳懇義兩全之道 上沛焉震
電金相趍出諸宰亦隨待 命闕門外明日
上以徑出削黜李相敬輿公以義不可使李相
獨當請與同皐䟽未上 上已命遞公本職及
內局提調無何監試試官 命牌至赴 闕上
待皐䟽是年夏赴北京竣事還清人執亡命者
林慶業與之慶業從者一口逸坐是落職丁亥
由都摠管拜松都留守公以為開城是王氏五
百年舊都人才之藪遍諭府中縫掖建成均兩

廡禀諸 朝設教官講讀以時春秋行釋菜禮
躬行薦祼興俯彬彬可觀焉於圃隱先生殉節
許立成仁碑刊孝忠全經魯論正文以正蒙養
行養老禮未期月俗幾於一變矣己丑正月入
洛社三月秩滿北上府民之髫白相率而攀車
車爲軹夏自壠下聞 上候違豫竭蹶入城五
月遭 賓天之痛大臣禀于 世子以公權禮
判時通喪初出議禮諸儒俱曰余知不啻聚訟
公持衡其間不眩不撓終始守 先王制禮或
於無乎禮者之禮補以義起斟酌損益俱經

睿財定其去就人不得以汰恭加之八月拜都
憲九月進拜右議政再䟽辭　上優批敦勉庚
寅正月歸平丘八䟽辭遞三月作燕行辛卯正
月拜首相兼摠裁官纂　仁祖實錄公都相位
率所事所言非敬天安民即必嚴賢邪之別俞
棨趙錫胤遇告灾建觧之李時楷逞憾户判李
時昉推内䧟穽公白　上曰時楷亂政大夫不
可不屏諸　上從之癸巳黄海監司金弘郁以
妄言下吏將鞫廷臣壓於　天威縮頸莫敢出
一言公進曰弘郁臯固有之入死則大傷　君

德具相仁垕亦請減死　上大怒明日　特罷
具相公上疏曰寬弘郁之言臣實先發臣敢獨
免遂呈告至八乃遞拜判敦寧已而進領敦寧
乙未七月又拜領議政上劄辭　上不許再劄
極言兩南疲虐民力單竭三劄言朝廷不尊人
人陵蹙大臣時延陽李時白綾川具仁垕被時
揩之甚之而去也凡五上劄言愈切而辭愈力
上乃批以勉副十一月　上爲　慈殿將營
別殿於欽敬閣故基公上劄陳一不便二不可
辭直義正　上下備局議備局格之丙申二月

公登 對進言曰近日太白晝見白虹貫日烖
之甚且慘者前史罕見頽罷嶺南伍保湖西築
城以爲祈天命結人心之本九月又上劄論西
南風雷之變曰 殿下遇灾修省無歲不爲而
獨於千人渰溺聖廟頽壓以爲是適然移皐於
邊閫武夫又曰當事之臣 上意所向惟恐其
不順民心所願惟恐其不背又質言推刷太過
修理役夫死傷者多劄入 上初下温批俄又
再 批辭旨甚嚴公出江外待皐 上用大諫
閔應亨應教李慶億言 遣史官敦諭丁酉五

月旱求言之 教下公上劄復申益愈其末曰
臣之更進前日之言猶贅者顚蹪復起而尋前
路也聞者以爲非大忠口無是言爾七月又上
劄請通行兩湖大同曰臣於前日並兩湖田結
米布數籍記而藏之傔貟皆習其事若推移變
通如干条不費時月而便行矣九月先是 上
又命公監改 宣祖實録至是實録成洗草
賜宴訖 賜鞍具馬明年二月 上命有司定
行湖南大同公再上劄綜核品式辨別有無海
物之錯錫貢橘柚皆從任土餘悉倣湖西有差

全南監司權堣狀 啓言民情不便而僻違不
愨 上命罷堣職六月 上違豫公戴星問
安屢日遂患中虛暴下猶上劄論安民設倉利
於轉漕七月 上引見諸大臣公亦進見 上
謂公曰卿何瘦似之甚公遜謝已攀 榻而前
曰今年凶歉兩湖爲最湖南均役不可少遲明
日 上謂左右曰憂念國事皆如領敦寧國豈
如今日乎八月公泄痢漸革召孫錫胄把筆口
占遺疏幾二百餘言勸 上心學選良士輔導
元良保民戢兵斤斤有序又薦徐必遠必能

任湖南事　上覽劄且驚且慮　批曰所陳無
非格言至論且湖南事予意已決卿又得人而
付之又何憂卿雖老筋力尚強神明所扶豈無
勿藥之喜卿其安心善攝醫問交道公將及奄
奄而諸公問疾來則必整冠危坐勞苦如平日
徐必遠來辭諄諄託本道大同事願令公勉旃
吾死無恨送言于同里鄭相國曰湖南事業蒙
上許願相國勉力子孫擁坐皆泣公止之曰
吾年位已極荷　聖恩醫藥盡良有何憾但念
饑民小勞耳顧兒孫曰汝輩勉讀書反正寢未

安而啓手足君子之正終也於乎臨大終而不
亂在人則難於公未爲特操獨公之君民一念
著於心七十年如一日則將天下一人也公天
資端確雙眸炯炯精采即見與之游者無不許
其恬靜自守而至其深識長慮能保民活國於
股掌之上則知者鮮矣盖其信道篤而自知明
貫窮約富貴而不易其心吾所爲是也雖驅世
而訾敖不動一毫雖人主而疑而不悅不爲詘
勇往直前案不顧吾身之利害榮辱故　上亦
久而信之生則曰赤心憂國可質神明歿則曰

安得擔當國事如金某者乎嗚呼此可以觀君
臣矣如使公假之數年卒以究宣其志之未卒
者豈止澤湖西南民一國其庶乎公以誠敬篤
實爲行身欛柄故在公朝必危坐髀不動揺與
享祀植立享所蹞步不差昇平相見公早衙曰
老夫平生以早衙自許今於金尚書讓一頭又
儉勤天性也冬不御裘食無兼味雖在耆耋雞
鳴而起日有課讀周人之急甚已之私拯無辜
表節義如不及李統制壯烈人則日遠易忘公
建白令官相其樹碑元助防豪韓南平楯俱死

事於壬辰公於元請　賜諡於韓獻議請褒
贈居昌珍島人有寃公復力請伸之公又內行
純備實有大過人者公姑宜人金氏嘗語子弟
曰吾未嘗見汝父之受訶責於父母也公少時
喜觥飲　贈公見而戒之遂終身口不近酒危
公常以祿不逮養爲恨値終身之喪必感泣終
日昧爽必冠帶謁家廟非甚疾不廢館婁姑畜
孤弟能敬而教事從祖忠簡公權無别家尊忠
簡戊午正議公所贊也曹芝山即世數十餘年
撫其孤若晜弟訂定遺文行於世成牛溪墓在

坡山公行過是路則必下馬禮爲公逾七以来
致仕疏十有餘章終不得請則有詩曰侯三萬
户足於良官領敦寧我豈當頹棄人間之事去
清平江上濯滄浪不佞嘗評公闢寢門待朝有
文子之敬爲喜居湫隘有晏嬰之守爲持廉至
死有孫叔敖之操爲懇懇章奏有陸敬輿之忠
爲憂國忘家不讓於祭征虜自始學至病未嘗
去書不看有過於權德輿無不及爲湖西民聞
公亡相吊於野曰吾其如何其爲士者操文来
哭趾相躡圻内書院儒生亦来哭吊公内子貞

敬夫人尹氏高麗侍中莘達之後父諱汲登歲
以文鳴壬辰難遇賊母夫人投江水公援之不
及蹈水而死　宣廟朝旌閭夫人自幼婉嫕有
異質及配君子奉蘋蘩撫妹弟俱盡其道尤善
於女紅使公忘貧賢可知也公之終也勺水不
入口者累日既返机枕塊朝夕臨一如諸孤女
官承　命為請從權見夫人哭泣之哀不敢發
口而去於是君子知公至行又刑於閨內也公
有二男四女男長佐明再登文科歷吏曹叅判
次佑明進士仕為正女長適金崇文次適黃道

明僉正次適徐元履留守次適尹鎰佐明娶東陽尉申翊聖女生一男一女男錫胄進士狀元娶右議政李厚源女女趙顯期生員佑明娶承旨宋國澤女生四男二女男長萬胄夭次錫翼錫衍錫達幼女長　王世子嬪次幼外孫十五人柳瀓監察李尚淵掌令吴斗寅妻者金崇文出也鎰鏶福昌君夫人黄道明出也文重生員徐元履后子也商隣商賔商紳鄭啓周妻者尹鎰出也餘幼不載公為文章自結髮淹貫經史晩好洛建諸老書凡告君之辭明白平正必以

仁義爲主騷賦與詩亦皆有致然耻以詞藻姱
嫮危得文衡而去之且於六韜兵略星經地志
五行之書無不通焉嘗論西洋曆法上自洛下
閎下至唐宋元改曆事如指掌又豫言吾過戊
戌難果然是與杜杞之自推其數相符異哉所
著詩文約十卷有集杜詩有感興詩皇明紀略
類苑叢寶種德新編海東名臣録已卯録松都
志刋行于世攷事增删潛谷筆譚藏于家銘曰
股肱于辟東國之均　職思其氐實在於民
公亹佐周稼穡是陳　鄭侯相漢養民是先

於維潛相允厥緒傳 勲勲章奏井井平賦
若衡之懸斤兩莫誤 若度之設長短奚錯
昔竭廬入讎賦不足 今垂槖逭官不我喝
孰謂瑟膠更不時月 湖山千里民抃阡陌
緊公此勳由我 聖辟 主聖臣賢何牖不約
國朝賢相亦多僂指 如論一德孰公與比
所貴公忠生死不亶 所貴公心貴賤若一
地雖肺腑門則濯熱 足踐嵒廊鼎烹藜藿
淑哉夫人輔公治內 上下德曜圖史迭對
娓德娠賢鵠鸞交翔 劒合重泉遊聖歸昌

我銘玄石賢夫婦藏

潛谷先生墓誌銘終

潛谷先生行狀

嘉善大夫原任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李敏求 撰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謚文貞金公行狀

高祖諱湜成均館大司成博學力行魁薦科與
靜菴趙先生倂禍 贈吏曹參判
曾祖諱德秀家難不仕 贈吏曹判書
祖諱棐典三邑有惠政卒官軍資監判官 贈

議政府左賛成

考諱興宇成均進士受業栗谷牛溪兩先生之
門早世　贈議政府領議政
清風之金系出新羅其後世繇顯逮鮮冠冕不
替始議政公聘漢陽趙氏縣監希孟之門以萬
曆庚辰生公諱堉字伯厚幼聰穎自離髫齔静
專若成人雞鳴起讀書端坐不遊目有識已期
以遠到為文詞犖然有奇氣歲甲午議政公疾
革顧言曰兒能樹立成吾家吾魂魄亦當有知
公既早孤域内兵荒流徙湖甸躬負麥以為養

常千里徒步省繼祖母海西既而繼祖母亡太
夫人又亡七年舉三喪操畚鍤以襄大事哀感
行路制除積毁未復乙巳始陞上舍掇科目有
聲士論咸推重館學請從祀五賢舉公名冠多
士及祀典行鄭仁弘籍形勢詆晦退兩先生諸
儒削仁弘儒籍光海怒錮首倡者公謂吾爲掌
議烏可擿指其人將上書請混被其罰會以諸
大臣言得已公見時事日變盡室就加平窮僻
處親行耕稼因號潛谷賦詩見志若將終身居
十年癸亥内難平首先舉遺逸拜金吾郎甲子

春逆适稱兵公時家居犇問于道次趦授陰城
縣監治一誠不懈上疏條積弊因言國以民為
本願推一縣之政以及八路其在小官已欲知
無不言而施措布置端序可見其秋擢魁科徵
拜正言邑人為竪石紀德屢遷兵曹郎正言司
書文學持平知製 教至有七八拜者遇事爭
論棘棘不阿即事關勲戚不肯依違時觸犯忌
諱亦不顧望其請罷號牌以靖民停校生簽軍
以奬蒙學特其細也歷四年丁卯胡太監以
帝命至儐使李弘胄辟公從事由是熟諳關西

利病疏陳數千言有曰歲荒民飢人心離散而
謀國之言一不及此策有二三必用最下者譚
者韙之又以體察使幕佐視師南服請分嶺南
三路以便節度歷修撰校理獻納爲佐郎吏曹
陞正郎己巳秋銓官議金世濂郎薦有所左右
大臣以爲言逮公下理公既坐法歸瀟川成小
築逌然自適經二年蒙叙悉復原貫轉應教檢
詳舍人司諫輔德用 仁穆太妃山陵勞進通
政階癸酉由叅知拜承旨在銀臺出納惟允苟
有間隙讎書稽古以至卜筮曆象方技鍼灸之

說靡不研究未嘗見食息自暇其冬外除安邊
府使至則厲學政講武藝已責恤刑弊祛而化
興治以最　閒內賜表裏丙子考滿差賀至使
海役衆所㦎懾公履險愈從容無變度八月泊
南汛口時清兵已踰白馬薄燕京陳都督洪範
坐甲關外公移書激以大義洪範愧謝而已天
下魚爛聘覲禮廢唯公嚴程竭蹶及期獻見禮
部尚書姜逢元就館慰藉之甚醲留館踰冬凡
呈文閣部者十數皆出款實既聞本國中虜危
辱東向慟哭華人環視感涕畢事還　帝勑兵

部以兵二千津護出海道拜兵曹參議移禮曹
承旨公久宦臺閣隨事謇謇無已而其所展布
才猷見於按節湖西屬時艱虞凡條奏設施動
中肯綮而自非活國大計姑可略也公通筭一
路田役率收米布以應上供百役留州調度名
曰大同既無官吏操縱闊狹法簡易循而色目
大省疏請朝廷力言其必可行竟為當官所格
盖公幼時讀書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乃惕然內契以為治國必先安民秉
心堅懇有不可奪者大同既不得施用則愧無

以全濟窮餓連章乞免入朝薦吏叅議禮兵兼
大司成為承旨積前後三載歷大司諫副提學
特授右尹躋嘉善階實癸未歲也改副提學
都承旨禮兵吏三曹叅判兼管備邊宣惠等局
甲申擢刑曹判書　世子賔客乙酉監　昭顯
世子封墓撰哀冊　賜廐馬拜右叅賛大司憲
禮曹判書丙戌春　上因論姜氏罪　下嚴旨
于諸宰公随大臣胥　命闕門外　上益怒解
公職及内醫提調旋奉使如燕沿途有感慨錄
寓黍離麥秀之感明年留守松都專意作成人

材改建黌舍兩廡殷勤講誨春秋二丁釋菜必
親即圍隱殉節地立成仁碑刋布孝忠全經魯
論正文行養老禮軌度可觀己丑年登七秩入
耆老社夏五月 仁祖棄羣臣公權判禮曹諸
儒執已見言人人殊公守 先王定制無變邦
禮始完九月晋拜右議政力䟽控觧既出焚黃
于平丘先塋又上辭章十餘本仍援禮乞致仕
上輒下温批有曰予之視卿猶砥柱卿之求
退如急流公曰捨一介老病之臣成 聖朝退
讓之風豈非美事遂遆再赴燕既復 命即還

平丘求去益力又因灾異上言遇灾而懼則灾
可弭求言而用則言可致懼而無誠是欺天也
求而不用是欺人也辛卯以後三都上相一意
求去乙未之拜終始固辭不出然遇事非違雖
在散秩必抗章爭論或於登 對指陳黑白無
不剴切其請罷湖西之安興築城嶺南之束伍
給保御營軍番上宿衛各鎮管新設營將皆所
以蘇民祛瘼愛惜邦本而至推刷之政騷屑益
甚則上劄極言萬壽別殿將就欽敬閣故基則
言一不便二不可辭意甚正朝廷雖未盡用其

説　上諒公忠鯁篤至嘗曰夙夜憂國懇懇血
誠安得如金相國者乎　當宁興懷至公沒不
已嘗論李時楷亂政之漸以靖朝著又言朴長
遠離親北竄情理可矜移配內地金弘郁䟽論
姜獄寃罪至大何公以爲應　旨進言旣許貰
罪宜用次律具綾川仁垕繼請其死　上怒罷
仁垕職公乞與同罪不得則力辭乃釋位前後
總裁實錄監　祔廟冊禮行禱雨社壇俱蒙鞍
馬之　錫公始大拜有進言行兩湖大同者公
乃建白湖民方困於賦役急宜通變解懸　上

曰公進安民均役之策不得不任其責公遂欲
卒諧素志開陳分析擘畫制節無纖毫滲漏書
既成上下講摩訖三年乃定行之湖西其民鼓
舞猶拔水火而奠衽席相與樹穹碑衢路千里
頌義無窮其未行也衆口沸騰至訾以新法公
為不閒勇往力行利害之源豈人人易喻哉君
子謂良法可為也機會可乘也若公之明見積
誠不沮不撓以底于成為難能也朝廷方議行
其法湖南而公已寢疾乃上遺劄勉以進學保
民而末乃眷眷於湖南大同暨公歿而公之志

益伸德澤加于永世可謂古之遺愛矣公之延登年已至矣致政之請歲必屢上或縷縷於造席時值多故國家方倚柱石竟以戊戌九月卒于位訃　聞其吊祭賵贈視禮有加官庀喪需葬于楊州金村坐乾之原從先兆也太常議謚以勤學好問曰文清白守節曰貞　贈文貞公公始喪塗巷皆咨嗟失聲諸書院儒生來哭甚悲而湖民尤絜泣相吊公資勁正操履端確罕言語人不可以親踈嚴於自治絕去惰慢危坐竟晷未嘗傾倚偃仰少喜劇飲一聞先公垂誠

終身不接盃勺晨起必冠帶謁廟寒暑不廢篤
於倫理待寡姑弱弟敬愛備至性修潔屏遠聲
色冬不御裘食無兼味唯於仁民澤物之務汲
汲如飢渴在湖西刋救荒撮要辟瘟方請分布
諸道終始言水車之制用車之便鑄錢行貨之
利鋟已卯八賢傳及黨籍内外世譜少受業芝
山曹好益及貴撫其遺孤有恩酷嗜書無旁好
既躋大耋猶日有程課兼通星經地志五行七
略嘗論西洋曆法以及歷代改曆源委如指掌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皇明紀略類苑叢寶種德

新編松都志等書娩貞敬夫人坡平尹氏進士
諱汲其考也幼婉嫕合婦則二十歸于公躬織
紝奉烝嘗至老尊貴不變及稱未亡人迫欲滅
性下從却不御水漿中大人以　内命来勸滋
味見毁貌哭泣不忍發口以己亥二月卒壽七
十五祔公葬生二男四女男長佐明吏曹叅判
次佑明　國舅封清風府院君女適金崇文僉
正黄道明留守徐元履尹鎰叅判一男進士錫
冑一女生員趙顯期妻　國舅四男二女　王
妃殿下爲元女男萬冑夭次錫翼錫衍錫達曰

柳濈監察李尚淵掌令吳斗寅妻爲崇文出曰

鎰鏶福昌君夫人爲道明出曰商隣商賔商紳

鄭啓周妻爲尹鎰出嗚呼人臣患遭逢之難遭

逢矣又患無才以幹時苟才足以立事而約以

檢身誠以奉公忠以殉國勤以成務大臣之節

於是備矣惟文貞公進塗旣闢受　二聖特達

之遇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功顯業著百姓載其

德雖春秋所稱曷以踰焉謹据家乘所録删繁

擧槪敬告于當世之立言君子有以考信焉

潛谷先生行狀 終

湖西宣惠碑銘

嘉善大夫前弘文館副提學李敏求 撰

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右參賛吳竣 書

均田出賦自三代大備九一什一實王政之大經逮世下衰貪暴作而民無所措手足至秦廢井田開阡陌而兼并極矣先王惠鮮之道又何可言也我國介處山海地狹隘方里之制既無所施用則父師聖法概見於西土一區而止耳陵遲千載民日益以困其始制地者隨其田所出為束者十為一負為負者百為一結計結出

米及布以應公家之賦由是而收之不暴用之
有節則亦不悖於助徹之遺意也惟其任土之
貢一切取米布百物調度之須以至蹄踵門戶
之費率倍蓰以征而邦本悴矣往萬曆戊申年
間完平文忠公始為大同宣惠之政用之於畿
輔而畿輔蘇後二十年丁卯吉川君權公盼為
湖西觀察使時則湖西民尤敫於畿輔權公乃
取完平之意平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為絜法事
未卒行籍以藏之後十二年戊寅故相國金公
實按是道發視其籍歎曰活民之方不外是矣

早夜以思忘寢與食擘畫籌度纖悉畢舉入朝未幾爲令　上初元位遇益隆晉登鼎席殷勤啓沃之暇首先以是說進　聖上灼見利害之源凡所施設綱要唯相國是聽於是號其局大同廳延城君李公時昉亦爲參畫其爲法通筭一路田案邑無問大小唯視結數多寡結出米十斗舟運上江其山僻遠海州縣準米出布咸委輸于京師自　御供奉　宗社祀享接賓客凡百需用細至芻稈薪蒸之屬皆於是取辦官無所闊狹弛張吏無所伸縮乾沒無更賦有常

調民得服田安業以春秋二時具其物趍期會暇則養老育幼嬉娛田里歌詠 聖治而已行之九年民以為便夫文忠公為惠未徧吉川公徒籍莫施唯金相國與李判書能竱意於事功衆訾而不恤羣沮而不顧講之彌精守之彌堅解萬姓倒懸之急建一方常安之策 朝廷方推而行之湖南其利不可以一二數相國之為德於民吁其盛矣嗚呼相國操仁民之術 聖上恢敷施之量上下相須迄臻厥成相國之遇
聖上可謂千載一時矣昔當陽侯杜預請建

富平河橋羣臣多異同者橋成武帝舉觴屬預
預曰若非陛下之明臣無所施其巧後世不稱
杜預之績而唯歸美於武帝今大同之法實大
造于民豈特一河橋濟行旅而已雖然　君天
也天不可以形容大德則樹豐碑于衢路以稱
揚相國之美亦湖民之志也相國名堉字伯厚
清風人其為相專以憂國奉公為務銘曰

扶蘇舊壤海流于旁　環壇千里厥土燥剛
農功鮮效呰窳薄生　一困于歲滿壑靡寧
勞耕苦穡稅入卒殫　畦征畝榷民食阻艱

天監在下 大聖爰作 聖作伊何從以輔碩
以登我 辟以惠我人 更絃易轍爲法于仁
廡收簡歛毋罄而藏 粟米布縷取一而贏
春秋供事灌于司會 歸安其室狗夜不吠
徐起視野禾茂麥秀 朝夕鄉井老老幼幼
自今伊始迄于永世 既飽既佚相國是賴
匪相國是賴 聖后之德 衢謠塗詠曷以報塞
孔樂南土豐碑有揭 我鑱斯文頌義罔竭

湖西宣惠碑銘終